

下 部

第一章

一

一个偶然的机 会，萧林遇上了诗情画意的方琴曼子。方琴曼子是雷婵儿在日本时的同学，原名方琴，到日本后改名方琴曼子。曼子传染了日本女子的柔顺，也带有西方女性的潇洒，她更喜欢古今中外的诗歌辞赋，这一点使她看上去文气十足。她的祖父是老中医，因此她懂得医学。萧林去看望大姑妈时，正遇上被雷婵儿请来看病的曼子。

雷婵儿欢欣雀跃地为他们做了介绍。

“表哥，我的同学曼子。”

“这就是大舅家的表哥，大名鼎鼎的萧林，好了，就叫林哥吧。”

曼子面含微笑，没有叫“林哥”，而是友好地伸出手，说：“你好，萧先生。”声音轻绵和煦，举止大方得体。

萧林与她握手，礼貌地点头微笑，说：“你好，曼子。”

雷婵儿咯咯地笑，挤眉弄眼，趴在萧林的肩膀上说：“怎么

样？表哥，我的同学漂亮吧？”

萧林客气地点头，曼子却有些不自在了，脸色稍变，嗔怪婵儿调皮。

后来，又一次遇见曼子，也是在雷家。那天大姑妈在卧室接待十几年以前的一个老姐妹，萧林来了，曼子也来了，雷婵儿有意让他们单独相处，便说下楼取一个邮件，客厅只剩下萧林和曼子。他们客气地交谈，这样的机会使他们互相加深了了解。萧林问她在日本那么多年，现在回国是不是觉得不习惯。曼子说，入乡随俗吧，何况，漂泊了很多年，毕竟是到家了。萧林点头笑，说对，家里有家里的束缚，同样也有家里的温暖。两人谈得融洽。

婵儿似乎很重视他们之间的交往，约他们一起吃饭。出于礼貌，萧林说：“好了，既然婵儿有这么好的心情，我请客，你们说吃中餐还是西餐？”

后来，曼子主动约萧林喝咖啡。萧林说：“假如我请你喝茶，可以吗？”

曼子笑，点头，说：“可以，入乡随俗吧。”

交谈中，萧林得知，曼子一直独身，曾有过一次很失败的婚姻，那已是很多年以前了。曼子品了一口茶说：“有十五年了吧。”

萧林也品了一口茶，看曼子，说：“十五年？”

曼子笑，说：“怎么？不相信吗？”

萧林笑着摇头说：“你是婵儿的同学，十五年前你们应该念中学。”

曼子说：“看来女人的外貌真的可以撒谎。难道萧先生真的看不出来，我比婵儿几乎大十岁，已经四十岁了。”

萧林的确惊讶，无论身材、容貌还是风度、气质，他不敢相信曼子已经四十岁了。但确实确实，曼子说真的四十岁了。

后来，又有过几次交谈，仍是曼子约萧林。曼子很喜欢和他在一起的感觉，为了这种感觉，她宁愿放下女性的矜持。萧林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他之所以被曼子吸引，是因为她很有女人味，尤其，不知她从哪里知道了叶紫乔的故事，便心平气和与他谈叶紫乔。他没有理由不喜欢曼子，但也找不到理由约她，只单纯为谈叶紫乔这个理由未免太自私。

曼子似乎并不在意这些，萧林看出她的大度。曼子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交心、谈心、互相信任。能看出曼子很欣赏他，也包涵他，把心里话告诉他，更能倾心地听他说。

曼子很小的时候，父母便离异了，她跟祖父母一起生活。所以，很独立，对外界也防范。但遇上萧林，她豁然觉得找到了依靠，思想中竟然想懒惰，萧林是能给女人安全感的那种男人。

他们仍然很客气，曼子称他“萧先生”，萧林称她“曼子”。

萧林无形之中得到安慰，并受到诱惑。他喜欢谈到叶紫乔，但他身边的所有人从不谈起。曼子却谈得头头是道。

曼子说：“我可以想像，可以感觉。哦，我想起来了，应该说紫乔美到彻骨，对，应该用彻骨两个字最贴切不过。”

萧林觉得曼子真的是不一般，她从没有见过叶紫乔，却亲热地直呼她的名字，这让萧林感觉舒服极了。曼子问：“她怎么样呢？有没有消息？”

萧林摇头，说从没有她的消息。

曼子静静地听着。

萧林越来越对曼子有好感，曼子很宽容并有很强的独立性。每次约会她都尊重萧林的时间，见面的时候很大方，分手的时候也同样大方，虽然能看出她非常希望能与他再长一点时间，却从不纠缠。曼子爱上萧林了，但，她知道这很危险。

即使只能做谈心的朋友，曼子同样觉得满足。她约萧林到她

住的地方去——只能说是住的地方，因为那是租来的一套房子，房子不大，她做了装修，装点得幽静雅致。

这是电话里说的，萧林听说到她家里去，有些犹豫，认为不太方便，毕竟曼子是一个独身女人，又这么年轻——尽管她说自己四十岁了，萧林仍觉得她很年轻。

看萧林犹豫，曼子笑了，宽容地说：“萧先生很传统，从没有走进过一个独身女人的家门吧，唉。既然我们是朋友，那就忘掉性别吧，把我当成你的同性朋友。否则，就带婵儿一起来吧。”

萧林觉得自己太小气了，很没有男子风度，便同样宽容地笑起来，说：“不必忘掉性别的，我应该自豪才是，如此有风采又才华横溢的异性朋友，不该是我的自豪吗？我们该更认真地聊一次，需要再长一点时间。你说呢？曼子。”

曼子激动得几乎落泪。

听不到回音，萧林叫：“喂？曼子？”

曼子立刻恢复常态，说：“哦，那太好了，我做日本鱼给你吃，我的烹饪技术很过关的。”“日本鱼？北海道的特产吗？”

曼子笑，说：“中国的鱼，日本的风味。”

放下萧林的电话，曼子很久心情不能平静。聊得再长一点时间，聊什么呢？萧林最感兴趣的话题无非是叶紫乔。叶紫乔就叶紫乔吧，只要同他聊，只要他喜欢，就聊叶紫乔吧。叶紫乔很年轻，据说刚刚二十五岁吧，却与萧林同居了好几年了，究竟几年？曼子说不清。天哪，假如当年她十九岁，萧林同她在一起，会是多么美妙！

她找不出任何理由嫉妒叶紫乔。首先她比叶紫乔大了整整十五岁，而后，她没有叶紫乔的天生丽质，再而后，这是关键的，她没有占据萧林的心，而叶紫乔，已经完完全全侵入萧林的骨髓。

哦，叶紫乔？叶紫乔？她像念经一样念着叶紫乔，似乎如果没有叶紫乔的诱惑，萧林就不会来。

曼子几乎用日文明念叶紫乔了。她开始布置房间，据萧林说，叶紫乔有洁癖，还喜欢紫色。曼子同样爱整洁，但为了叶紫乔的洁癖，她从上到下擦了房间，换上了紫色的台布和紫色的床单。假如萧林真的能到她的床上来，那么，他是不是会有与叶紫乔在一起的感觉？噢，对了，萧林说叶紫乔习惯搂着布娃娃睡，她走的时候，只抱走了布娃娃。

曼子到超市花二百元钱买回一个最大、最漂亮的布娃娃，放在床上。

她开始准备日本风味的中国鱼。她完全像一个主持家务的女人，哼着已经过时的表示爱情的老曲子。在国外独自漂泊了这么多年，这是第一次有想要一个男人的欲望。尽管四十岁了，但她相信自己的魅力和独特方式，一定能得到萧林。

但是，傍晚的时候，她接到了萧林的电话，他非常急切地说：“对不起曼子，我不能过去了，紫乔病了，住进医院，我必须去看——”

“哦？是吗？你怎么知道的？消息是不是准确？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忙？要去加拿大吗？几点的飞机？手续都办好了吗？路上要小心……”

曼子是准备说这些话的，但萧林已经迫不及待地放了电话，里面传出“嘟嘟嘟”的声音，从她想说第一句话的时候，这种声音已经发出来了。

曼子在床上坐了很久，直到房间里有了焦糊的气味，她急忙跑进厨房，关掉火，那条鱼已经变成黑色，干干地摊在锅里。

叶紫乔回来了。

萧家以及周围所有人都知道叶紫乔回来了，怎么回来的，为什么回来，没有人知道。总之，加拿大的草原、瀑布和大海，她不能适应；学了西方医学又会中国号脉术的年轻的州长也没有缘分为她疗伤。但他果真遵守诺言，完整地将她送回来了。

萧林感觉到了失而复得的珍贵。

毕雅宁依旧对此事只字不提。经历了一场风波，事情又回到了从前，毕雅宁仍踏踏实实，叶紫乔不得不心甘情愿，大家心平气和，互不干涉。

枕着萧林的臂躺在床上的时候，她问他分开这段时间过得怎么样。萧林详细地对她讲了她走之后他的生活，甚至毫不隐瞒地说起那次洗桑拿突然心血来潮让按摩女背诗的事。有一次，贾志明请萧林洗桑拿，为萧林按摩的女子十八九岁，看上去恬静温柔。

萧林坐在躺椅上喝茶的时候，那女子跪下来轻轻为他砸腿。这时他才睁开眼睛看她，见她长发高束，低眉垂目双唇紧闭，倒有一种不卑不亢的气度，问了几句她的情况之后，萧林让她背一遍晏几道的《临江仙》，那女子摇头说不会，高中课本里没有。

萧林就闭着眼睛背了一遍：“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这是叶紫乔教给他的。

萧林问她会不会黄庭坚的《菩萨蛮·半烟半雨溪桥畔》。

那女子手心出了汗，怯怯地说上学时成绩并不好，很多东西都记不得了。萧林说那你背一首你会背的。那女子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场面，面对严肃的萧林，精神极度紧张，有些无所适从，一时什么也想不起来。当萧林说开始时，她竟小声背起：“鹅、鹅、鹅……”

坐在一边吸烟品茶一直沉默不语的雷树鹏，一口茶喷出来，捧腹大笑。弄得萧林非常无趣。

叶紫乔听了笑个不停，呛得咳嗽起来。

萧林替她抚前胸、拍后背，夸张地叫着：“天哪，宝贝儿，怎么这么喜欢看别人的笑话呢？知道你这么开心，我天天带你洗桑拿，让按摩女背诗，喔，以后该让她们写诗了。”

叶紫乔终于停止笑，说：“不许你去找按摩女了，否则，我罚你背诗。”

萧林轻轻握住她的细弱的手腕，吻她绵软的唇。

萧林完完全全地隐瞒了他与曼子的那段交往。

坐落在城市西侧明水湾的阳湖别墅美观洁净，景色宜人。

第七排“十九·A2”座紧闭的房门终于打开，没有围墙的庭院中出现了叶紫乔窈窕的身影，她那张美丽面孔令她的三家邻居及过往的每个人吃惊。患有严重洁癖的她将庭院打扫得一尘不染，每天清晨和傍晚她都要整理花园、修剪枝叶、刷喷水池、擦拭院中的白色吊床和石质桌椅。隔着很矮的栏杆，三家邻居与她在庭院中相遇，都客气地打招呼。

萧林以旺盛的精力、超常的智慧和企业领导人所具备的胆识及魄力，拓展着他的事业。C&B 下一届老总的人选已经确定下来，他的上级正在对他进行审核，他要经过一次演讲、三次答辩及两个月的工作考查，九月中旬正式上任。

他似乎已经忘了曾经与曼子的那段交往。曼子？哦，对，曼子

怎么样了？怎么忘了曼子？曼子仿佛一下子消失了，打她的电话没有人接，翻译公司的工作她是兼职，做医生她是义务，曼子去哪了？

雷婵儿说：“曼子回日本了。”

哦，回日本了？漂泊了那么多年，刚刚找到家的感觉，怎么又走了？萧林多少有些惆怅。隐隐约约记起曼子约他去她家，吃她做的日本风味的中国鱼。

雷婵儿问萧林：“表哥，你们怎么了？曼子说的不想再出国了，可为什么突然又走了呢？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不愉快了？”

萧林说没有，曼子很好的，从来没有表露过不愉快。

雷婵儿说：“表哥，你知道吗？曼子这么多年独身，从没有依赖过任何男人的，可是能看出来，她非常重视你们之间的交往，但她是很有分寸的人，很会约束自己的行为。”

萧林点头表示认同她的观点。

曼子？

一个轻柔优雅的女人，她的成熟大度，她的宽厚才气，她的善解人意，以及与他相见或分手时的大方洁练，时时侵入他的记忆。曼子，她并不漂亮，却实在是个好女子，只是，这样的好女子怎么就没有遇上好男人呢？她那失败的婚姻是个怎样的男人呢？萧林深深痛悔，谈了那么多次话，竟没有问过她曾经的婚姻，他们几乎每次的话题都是叶紫乔。

曼子竟有持之以恒的耐心与他谈论叶紫乔。

对于曼子，萧林太自私了，太没有风度。曼子，远在他乡，你过得好吗？

雯雯对音乐的领悟力非常强，钢琴老师说章曼雯小朋友的天赋很好，学习很认真，她会弹出成绩的。

这句话鼓舞了叶紫乔，她毫不犹豫地为雯雯买了一架钢琴。

三

九月初，萧林正式上任，并公开发表就职演说，省、市电视台进行了现场直播。萧林穿一套浅灰色西装，白色衬衣，打着深花纹的领带，沉着稳定，谈吐自然。除萧书记作为领导亲临会场以外，他所有的亲人包括叶紫乔在内都是坐在电视机前准时收看。他的英帅、他的风采以及他大刀阔斧的气概和果决的工作作风，令所有的人折服，台下掌声不断。演说完毕，他接受了央视二台和省台对他进行的专访，回答了记者提出的各种问题。

采访结束，叶紫乔当即打电话给他，说：“亲爱的，你真棒！”

萧林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他是 C&B 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老总，也是最英俊的一个。大家众口一词赞美萧林，几乎每个人遇到萧书记的第一句话都是萧林如何如何……

萧林终于抽时间回来看父母。交谈之中，萧夫人几次想问叶紫乔的情况，但萧林从不提起，萧夫人也觉得别扭，不便开口。

毕雅宁曾经暗示可以放弃婚姻，可是，每次话到嘴边，萧夫人都不要她说出来。

萧丛寒已经是高二的学生。他同样从电视上看到了父亲的就职演说，他的很多同学也看了，尤其是他们班的女生，都私下议论：“萧老总真的好帅，但比不上萧丛寒。”

就因为这句话，萧丛寒第一次对着镜子看自己，怀疑地想：难道我真的比老爸帅？但很快他又不自信地摇头，不会的，超过老爸？太难了。他太崇拜父亲，在他心目中，父亲绝对是天下第一美男子。

叶紫乔后来的隐忍让他感动。迈克对他无话不谈，告诉他：“密斯叶回来了，她不肯做我婶婶，因为她无法忘记那个中

国男人。”

萧丛寒知道，迈克说的“那个中国男人”就是他父亲萧林。

萧丛寒觉得叶紫乔孤苦伶仃很可怜，便开始同情她，却又恨她。无法解脱时，他骑着自行车到了郊外，对着天空大叫一声：“哇塞！随他们的便吧。”

国庆节到了，萧林应叶紫乔之约去了蓬莱，叶紫乔满心欢喜地说：“我们在外面吃野餐。”

萧夫人心里为毕雅宁鸣不平。但见到毕雅宁时，又要为萧林遮掩。毕雅宁依旧宽容大度，心无邪念，似乎对这些事根本不关心，只说了国庆节萧林安排一家子在海滨大楼聚餐的事。

萧夫人也舒心地笑，不停地点头，说：“好，既然萧林安排了，就去吧。听说那儿四星级厨子的工资是按小时计的，人家一个小时就挣咱们一个月的钱。”

萧林带叶紫乔到蓬莱山上吃野餐，把他的家人安排在四星级的海滨大楼吃按小时计工资的高级厨子做的高级餐。大家各得其所，其乐融融。

从蓬莱回来，叶紫乔一下子得到了两份工作。一是她的同事成联合的妻子因病住院，叶紫乔代替她做电视台策划；二是S大夜间部大学秋季大专生马上就要开学，章致意问叶紫乔愿不愿意去教外国文学？叶紫乔更是兴奋，非常痛快地答应了。

萧林嫉妒死了，“天哪，怎么这么容易就找两份工作？这不把失业的都气死？”

叶紫乔说：“你等着吧，我可以养你了。”

到了晚间新闻的时间，萧珊出现在屏幕上。她今天穿了件粉红色瘦身上衣，系着黑色领结，剪了短发显得更加清爽美丽。她表情温和自然，吐字清晰平稳，语音语调流畅悦耳。叶紫乔说萧珊成熟了，更加端庄。萧林点头。这时，屏幕上出现省台记者采访

萧林的画面。萧珊面带喜色，报道着萧林的消息：“C&B 的新任老总萧林……”

叶紫乔认真地听着关于萧林的每一个字。

萧林，这个优秀的帅男人，就坐在她的身边，她可以感觉到他的呼吸，可以听到他的心跳。晚间新闻结束，萧珊说了“谢谢收看”，广告出现……而后是天气预报。

叶紫乔去酒吧拿了只高脚杯，优美的小夜曲舒缓地奏响。叶紫乔说：“萧老总，喝一杯吧，祝贺你高升。”

两人喝了交杯酒，伴着美妙的旋律，他们相拥而舞。

雯雯已经三周岁，开始上幼儿园，每天盼着叶紫乔回来。萧林说叶紫乔很有孩子缘，每个孩子都喜欢她。果真是这样，不仅雯雯对她依依不舍，宋晨晨也同样依恋着她。宋槐峰、赵立群和王海奇同时搬入新居，请叶紫乔参观新房子。叶紫乔一进门就被宋晨晨缠住，“小阿姨、小阿姨”地叫着让她抱，叶紫乔亲昵地抱起他。吃饭的时候，他坐在叶紫乔腿上叫着“晨晨让小阿姨喂”。

萧珊撇嘴说：“傻瓜，别人把好吃的都抢跑了，你小阿姨只喂你，什么也吃不上了。”

宋晨晨眼疾手快，抓了一把菜往叶紫乔的嘴里塞，弄得她满身的油。大家就攻击他，阿惠说：“晨晨，你长大了孝顺小阿姨吗？”

宋晨晨郑重地点头，说“笑”，并果真扭头冲叶紫乔笑了笑。一桌子人笑破了肚皮，挺着大肚子的阿惠差点笑岔了气。

宋槐峰说：“晨晨乖，让小阿姨吃饭，不要麻烦小阿姨了。”

宋晨晨摇头，说：“晨晨不麻小阿姨。”

王海奇嘲讽他：“你还不麻？你快变成肉麻蛋了。”

晨晨不愠不火地说：“晨晨不麻蛋。”

赵立群说：“你喜欢小阿姨就跟小阿姨走吧，免得我们听到你的声音烦。”

这句话正中他的下怀，他认准了要跟叶紫乔走。告辞的时候，他抱住叶紫乔的脖子哭着不放，任凭大家拿出最好的玩具和食品，他坚决地摇头。以至叶紫乔感动地说：“好，小阿姨带晨晨走。”

他立刻止住哭，挥动小手说：“妈妈再见，爸爸再见，惠娘再见，伯伯再见，叔叔再见。”而后伸手拉萧林，大方地对叶紫乔说：“小阿姨，走吧。”

大家哭笑不得。萧珊为他准备好奶瓶，告诉叶紫乔他睡前要喝杯牛奶。赵立群说：“小心半夜里发了洪水把你小阿姨冲到楼下去。”

他不说话。阿惠问：“晨晨尿床吗？”

他摇头说：“不尿床。”

王海奇说：“不尿床尿被子，是不是？”

他点头，说：“尿被子。”

大家哄笑。他回答得非常认真，也许他知道被子要比床便宜得多。

宋晨晨对她的亲近，使她真切地体会了做母亲的感觉，有个孩子真好。

下了一场雪之后，天气渐冷。叶紫乔努力做着她的两份工作，驾驶着白鲨早出晚归在城市中穿梭。她每天晚上备课，还要准备参加下一年度的硕士研究生考试。于是，她上班、教课、备课、做家务、复习功课，每天都要到很晚。这样，即使萧林不在，她仍然很充实。

已经是夜里十一点钟，萧林回来了，叶紫乔仍在书房读英语。萧林走进书房，坐在她的对面看她从图书馆借来的《红与

黑》。后来他想吸枝烟，刚叼上烟卷尚未拿出打火机，叶紫乔就伸出一根手指头制止了他，眼睛仍未离开书本，嘴里也仍叨念“ As one scientist says, nothing is impossible for a person to be or do……”

萧林看她认真，不好打搅，就走出书房下了楼，找了一张二战时期的光盘放进去，坐进沙发里点上刚才那枝烟。萧林想来想去这又何必呢？冷落了我没关系，何苦把她自己搞得这么累？

她终于要洗澡了，这时已是午夜。看到萧林她有些吃惊：“喂，你怎么还没睡？不是已经喝过牛奶了吗？”

萧林无奈地摇头：“你以为我是宋晨晨吗？”

她吐舌头笑，说：“这么晚了，你不睡觉，干什么呢？”

萧林提出抗议：“喂，成联合的老婆到底出院没有？”

叶紫乔没有回答他，就进了一楼的浴室。

洗浴完毕，她拿着他的手说：“你怎么跟小孩子一样？指甲这么长了也不知道剪剪。”

萧林说：“尊敬的叶老师，睁开你那美丽的杏核眼仔细看看我，不只是指甲长了，浑身的毛也长了。”

叶紫乔笑着说：“那更好，冬天能御寒，不用买棉衣了。”

萧林继续说：“叶老师，你能不能跟那个成联合说一声，他老婆是不是该上班了？”

叶紫乔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懂事！人家成联合看我在家闲着无事可做，好心好意替我找份工作，也增加收入嘛。”

萧林忍不住大笑起来。叶紫乔说：“小心剪了你的爪子。”

萧林说：“我还真得谢谢成大爷，我一直以为我在助人为乐支援别人，没想到是人家助人为乐支援我。就你从电视台挣的那点钱还供不上白鲨喝油，更别说刮风下雨天冷路滑我车接车送，忙活了半天，别人是活雷锋，我成了被雷锋送回家的大嫂了。”

叶紫乔笑死了，说：“你怎么回事啊？是嫌我挣钱少，还是嫉妒人家有门路？”

萧林说：“当然是嫉妒人家有门路，瞧人家成大爷，多野的路子！”

叶紫乔打他，“你嫌我挣钱少，别挖苦人家成联合。要不，你给我找挣钱多的工作，我立刻就辞掉电视台。”

萧林说：“别，我的路子可没有那么野。多少个单位抢你都抢不上，我崇拜得要命，每天仰着脑袋看你。这马上就变成硕士研究生了，身价又大增。喂，到时候您老人家吃完肉别忘了给我口汤喝就行了。”

叶紫乔剪完了他的一只手，又拿起另一只手，说：“你别话里话外地挖苦我。”

萧林急忙说：“没有，绝对没有。挣钱多少在其次，您的职业高尚啊，不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还是总策划！策划是什么？这在古代，是谋士！军队指挥，运筹帷幄，最起码官居宰相。嚯，您叶大人那也是八抬大轿抬着，我挣得再多，那也是您老人家的司机，这在过去就是轿夫，鞍前马后，顶了天您看着我顺眼，一刀阉了我，让我做您的贴身太监，您一叫：小林子，伺候着。我敢不来吗？”

叶紫乔笑得喘不过气来，打着他说：“讨厌，真是讨厌死了。”

两人都大笑。笑完之后，萧林说：“说正经的，紫乔，你完全没必要这么辛苦，我不愿让你风里雨里去奔波，你不如专心做好学校的工作，复习功课准备考研，到时候去教全日制大本，像你姐夫一样，混个教授，混好了弄个系主任当。”

叶紫乔真的生气了，沉下脸说：“我姐夫怎么是混的？我姐夫是靠真才实学考上去的，当系主任，是他的能力！”

萧林举起双手表示妥协，点着头说：“好，好，好，你姐夫名

副其实。要不，你进 C&B，过几年像我一样，混个老总当当？”

叶紫乔终于又笑，“去你的，刚当个老总就烧得难受。”

萧林从身后抱住她，叶紫乔倒在他怀里。萧林吻她，说：“别去电视台了，天天这样，时间长了会吃不消的。我想起以前认识的一个瘦男人，生了四个孩子，他老婆没有工作却有病。这个男人就白天一份工作晚上一份工作，辛辛苦苦忙忙碌碌，日子仍是艰难。”

叶紫乔仰起头说：“你现在看到我，是不是就想到那个瘦男人了？”

萧林说：“我怕你受累。何况，我们难得在一起，可你一忙起来，就顾不上我了。”

叶紫乔说：“那也得等到月底，正好元旦了，我跟成联合说一声，再向领导辞职。”

萧林说：“好，只要有期限就行，不要苦海无边。”

叶紫乔说：“只剩下教课，收入就更低了。”

萧林说：“低就低吧，够白鲨喝油就行。”

元旦前一周，萧林要去上海，半月以后才能回来，临走之前他千叮咛万嘱咐让她辞了电视台的工作。叶紫乔便找到成联合说明情况，又向领导递交了辞职报告，确定元旦之后就再也不需要上班了，萧林才算彻底放了心。

叶紫乔说：“砸了我一个饭碗，放宽心走吧。”

毕雅宁元旦前一天去了烟台，看望得重病的表妹。表妹仅小她一岁，曾是闺中密友，无话不谈，她最信任雅宁表姐。前几日，表妹夫打来电话，说她在病榻之上非常想念雅宁表姐。毕雅宁当然义不容辞。

今年的元旦，萧家最清静，只剩下萧夫人、萧静晖。雷婵儿带着礼物来了，萧夫人问少庭怎么没一起来？雷婵儿说他出国了，